

在“无神”与“有神”之间：吉皮乌斯小说《鬼玩偶》中的宗教哲学探索

黄晓敏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提 要：通过吉皮乌斯在小说《鬼玩偶》中建构的形象体系可以勾勒出其宗教哲学探索的思维导图。汇聚精神死亡特征的“鬼玩偶”形象是无神论者的代言人，而“三一会”这一三人联盟则是“三位一体”思想在形式上的艺术表达。按照作者的设想，“三一会”应该是主人公尤里思想的对抗者，体现梅列日科夫斯基神秘的第三约思想。而这一思想也的确在革命者米哈伊尔精神探索的道路上给予了明显的帮助。革命失败后，米哈伊尔在宗教中找到了出路。吉皮乌斯认为，俄罗斯成功发展的可能性在于社会政治革命与宗教革命的联合。

关键词：吉皮乌斯；《鬼玩偶》；宗教哲学；革命；“三一会”

中图分类号：I512.06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季·尼·吉皮乌斯(З.Н. Гиппиус)是俄罗斯白银时代具有鲜明个性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在诗歌、小说、戏剧、文学评论、政论等领域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在很多年间，她的名字曾是个禁忌，她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是被禁止谈论的。其创作生涯开始于诗歌，且受到了批评家们的高度评价，但对其小说创作却褒贬不一。瓦·布留索夫(В. Брюсов)曾在《季·尼·吉皮乌斯》一文中总结道：“至于她的中短篇小说，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依据它们可以更充分地理解她的诗歌。或许，吉皮乌斯的小说会被反复阅读，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所爱戴的诗人写的一切都是宝贵的。”(В. Брюсов 2008: 516)也有另外的观点：“像写评论一样，吉皮乌斯会写小说，这是她每日的面包，她的手艺。她写过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发行单行本，而是散落在革命前和侨居时期的杂志和报纸上。”(З.Н. Гиппиус 2001a: 19)别尔嘉耶夫曾说：“这是位非常聪明的作家，思想敏锐，对生命的崇高意义充满信心，孜孜不倦，追求向上。”(Н.А. Бердяев 1993: 278)“我希望恢复对吉皮乌斯的公正评价，要承认这位有趣的作家和有趣的人的功绩。”(Н.А. Бердяев 1993: 284)2001—2012年间，在俄罗斯出版的吉皮乌斯15卷本系列文集，比较完整地收录了作家的文学遗产。

2 关于小说《鬼玩偶》的争论

吉皮乌斯最初曾试图在小说创作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创作的最初10年，作家密集

从事小说创作。1896年，吉皮乌斯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新人》；随后1898年出版《镜子。第二部短篇小说集》；1902年——《第三部短篇小说集》；1906年——《红剑。短篇小说》；1908年——《白与黑。第五部小说集》，1912年——《月蚁 第六部小说集》。1911—1913年，作家写作完成并出版了两部曲小说《鬼玩偶》和《罗曼王子》。其中，《鬼玩偶》是一部“思想性”的小说，其艺术手段完全遵从于表现特定的理论命题和学说的任务。作家将该部小说称为“传记”，小说中故事持续的时间仅是在几个月内，围绕中心人物尤里·德沃耶库洛夫（尤鲁里亚）展开。

小说《鬼玩偶》最初发表于《俄罗斯思想》杂志1911年第1—3期。小说在发表之初便引起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对该部作品的评价褒贬不一。瓦·利沃夫-罗加切夫斯基（В. Львов-Рогачевский）认为，吉皮乌斯是在宣扬新宗教意识，是在没有播种的地方进行收割。（В. Львов-Рогачевский 2008：318）科·丘科夫斯基（К.И. Чуковский）认为，作品“主题极好，构思也非常棒，但我越是仔细阅读，就越强烈地感到震惊，因为这就是她自己，‘著名的颓废派’作家季·尼·吉皮乌斯，这是她的亲弟弟，正是因为这是她的亲弟弟，所以她恨他！！”

（Гиппиус З.Н. 2012：274）而亚·列季科（А.Е. Редько）在论述《鬼玩偶》中的死亡之美时，将主人公与作家本人进行了比较，认为：“尤鲁里亚与其作者之间的差别只是在于，尤鲁里亚一生都是死的，而作者的死是在过去，是当她愚笨地降服于地上权势之时。”（А.Е. Редько 2008：337）维·切尔诺夫（В. Чернов）在《文学印象》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小说《鬼玩偶》中的人物形象，指出：“吉皮乌斯女士很熟悉当代人的品位与时尚。尽管在她的新小说中什么都有，有寻神派、革命者、工人，甚至还有内奸，但她几乎是以鲍鲍雷京式的敏锐所选择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新’年轻人作为自己小说的轴心，是屠格涅夫早就精准地写过的类型。”（В. Чернов 2008：342）瓦·丘多夫斯基（В. Чудовский）认为，“《鬼玩偶》是那种能给作家带来荣誉，但也要蒙受无数读者和批评家羞辱的作品之一。愿意接受高尚、深刻思想的人太少了！”（В. Чудовский 2008：382）被吉皮乌斯称为“月亮朋友”的象征派诗人勃洛克也对该部小说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对吉皮乌斯新小说《鬼玩偶》的思想性给予高度评价，称该小说所触及的问题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主题”。（З. Г. Минц 1980：189）

尽管也有评论家直接指出，吉皮乌斯不善于运用艺术形式回应时代的需求，甚至认为该部小说是不成功的。（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2006：345）也有人认为，这部作品就像一幅草图，并未最终完成。丘科夫斯基（К.И. Чуковский）在《季·尼·吉皮乌斯》一文中写道：“吉皮乌斯的这部新小说到处遭到批评，可是它却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它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还没有完成。这不是一部小说，而像是一部小说的提纲，像建筑、机器的图纸。图纸画得都很好，有烟囱，有屋顶和窗户，但还需要去建成它，需要钢筋和木材。即便如此，也要为此感谢作家。或许，会找到‘泥水匠，戴着白围裙的泥水匠’，来实施、来完成这一切。”（З.Н. Гиппиус 2012：275）批评家们各持己见，热烈讨论之后，恢复沉寂。但小说所承载的深刻思想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小说《鬼玩偶》是吉皮乌斯在20世纪前20年里对一些存在问题的思索和总结。令其同时代人焦虑的许多困境都可以在吉皮乌斯的小说《鬼玩偶》中找到反映。

3 “鬼玩偶”——无神论者的代言人

吉皮乌斯创作小说《鬼玩偶》的初衷是“揭示社会生活中反动势力的永恒且深刻的根源”，以及“在一个人的身上汇聚精神死亡的特征”（Осьмакова Н.И. 1992：569）。事实上，该小说并非仅是俄罗斯发展进程中某一历史时期的图景展示，它触及了许多有关人类存在的永恒问题：生命的意义、恶、痛苦等。作为某种意义上的象征主义作家，吉皮乌斯尽量避免表达的单一性与片面性，有意识地选择一些间接的形式来体现作者立场。的确，表面上看，在小说中作者的立场是模糊不清的。在叙述或是在主人公的对话中作者形象是隐身的。作者似

乎故意远离自己的主人公。在给勃洛克的信中，吉皮乌斯如此写道：“由于《尤鲁里亚传记》（我发表在《俄罗斯思想》上的小说），我受到来自于最亲近的人的最大责难。他们指责我说，那些不亲近的人什么都不会明白，或者是理解得正相反。正是为了他们，不能这样写。太隐秘，太简洁，太神秘。无所不在的“它”，即尤鲁里亚（当然，他不是活人），我不是“揭露性”地写下的，而是看不出我对他的态度。我也不想让人看出。况且难道我的态度重要吗？态度是有的，如此平常，如此……几乎是老生常谈，甚至无法让人发现，但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只是想描写他，而隐藏自己。”（З.Г. Минц 1980: 187）

小说名字“鬼玩偶”，顾名思义，是指鬼手中的玩偶。是小说中在“最新问题”社团的座谈会上，在主人公尤里发言结束后，一位反对者指着他，如此称谓他：“你是鬼玩偶，对，就是你！就让鬼来跟你玩儿吧，而我才不想看到你，真可悲，呸！”（З.Н. Гиппиус 2002: 82）听众中之所以有人如此反应，显然是尤里所发表的观点激怒了他。首先，尤里由会议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审判》中自杀者的信这一话题展开，认为有意识地想要在存在的那一刻是幸福的，即是人类的全部真理所在。其次，在探讨自杀者所追问的有关生命意义的问题时，尤里说道：“我确信，没有什么生命的意义，而且我深知，我并不需要生命的意义。另外，我也知道，谁都不需要生命的意义，只是我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说出来，而又像我说的一样来生活，可是其他人，甚至是按照我的方式生活的那些人，他们都在保持沉默。”

（З.Н. Гиппиус 2002: 79）当然，在发表这一番言论之后，尤里遭到了与会者的质疑，有人认为他的观点过时、空洞，不该牵扯基督教等；有人怀疑仅靠愿望且没有意义的生命而实现幸福的可能性。尤里试图解释，进一步澄清自己并没有否定意识，而是强调理性、自由地关心自己。由此，尤里再次遭到反驳，人们认为他这是类似于“为所欲为”的规则。但尤里认为自己所指绝非为所欲为，而是认为“有意识且智慧地去获取幸福时，我不应该去伤害他人”。

（З.Н. Гиппиус 2002: 80）再次，尤里认为利益冲突会时常发生，但只要人愿意，避免这些情况并不难。最后，作者引入了关于“恶”的问题。尤里对恶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恶是存在的。恶既存在于人类之中，也存在于大自然之中。但人类的力量完全可以战胜恶。死亡是不可战胜的，但它并不是恶；恶是苦难，当然，苦难也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人类社会还有许多恶，人类也因此深深地伤害着自己。恶可以是各种‘问题’，比如爱也是一种恶。我把对人比对己更强烈的，或者和‘对自己一样’强烈的情感称作爱。而这是一种并不正常的情感，无论它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无疑都是恶，都会导致普遍的伤害。”（З.Н. Гиппиус 2002: 81）

从尤里在座谈会上发表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虚无主义者。对“恶”的问题的看法具有尼采的“超人”色彩。他认为“死亡”不可战胜，“爱也是一种恶”，从基督教的神学观来看，这是一种无神论的世界观。主人公随后又补充了自己对基督教的看法，认为历史的基督教值得尊重，因为它渐渐摒弃了“爱人如己”的说法，并早就坚持一种博爱，即怜悯。由此可以看出，尤里并没有真正理解《圣经》中所多次提到的“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强调的是神先爱人，人才能够爱人；而“博爱”是从人本身的热心、爱心出发，带有人的局限性。前者高举神，后者高举人。尤里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无神论世界观。

除直接发表言论之外，主人公在个人生活的选择上也表现出其“鬼玩偶”的精神实质。首先，在其专业的选择上，他先是在德国学习哲学专业，后来改学了化学，因为经过仔细的盘算，他认为化学更实用：“您看，我早就盘算过了，等我人到中年的时候，我会渴望获得一定的声望，赢得一些尊重……为此我要早作打算。我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才能，不能指望我有什么天才的发明。但我相信，化学比起其他东西来，能更快让我适应，甚至还能让我做出点小发明来……至少能满足我四十多岁时候的虚荣心……我不会追求过多的东西，我是个中庸的人。”（З.Н. Гиппиус 2002: 26）作家在主人公改专业的设定上意图明显。化学专业属于自然科学体系，直接与实证论相关。吉皮乌斯的丈夫梅列日科夫斯基曾就实证主义发表

过自己的观点：“广义上讲，实证主义即是对向感觉经验敞开的唯一现实世界的确认，同时也是对超感世界的否认，否认神国世界的初始与末日。”（Д.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2007: 73—74）按照梅氏的观点，选择实用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对神国的否认。其次，在生活中，尤里可以乔装成花店伙计去找清洁工玛什卡寻欢，连送的花都不肯自己买，而是从另外一个女人家的花瓶里抽出来的。玛什卡最终因他而生下了一个私生子，生下不久后便不得不送人，而后婴孩很快不幸夭折。可这一切尤里完全不知情，对于玛什卡来说，尤里消失了，“仿佛钻进了大地里”；而对尤里来说，他甚至不记得这个玛什卡，她只是他寻欢生活中的过客。从这个意义上讲，尤里是一个诱惑者形象。对上帝、世界和亲人的爱对尤里来说都是陌生的，他忙于来满足自己。他是“恶”的代表。

在小说中，主人公尤里三次提到自己很幸福。在娜塔莎问他“该怎样生活”时，尤里回答道：“哎，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别人的参谋。就简单地生活吧，不要寻求什么信仰。您是一个怀疑论者，娜塔莎，是一个悲观的怀疑论者，而不是乐观的。您从来什么都不信，但还会为此生自己的气。您真可怜，太可怜了！”（З.Н. Гиппиус 2002: 7）这里探讨的是幸福与信仰的关系，显然，主人公的幸福观是一种无信仰的幸福观。尤里秉持着自己的生活“真理”：“我生活在意识极度缺乏的时代，但我按照自己的真理来生活，也就是说，不关心他人，不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没有爱，也没有特别的恐惧。我只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事实上我也能够经常找到幸福！”（З.Н. Гиппиус 2002: 81—82）一个内心没有信仰，没有上帝的人，只能关注自我，为自己谋求所谓的幸福。小说名称本身的象征性已经彰显出作者塑造这一“无神”新人形象的初衷。

小说中“鬼玩偶”尤里·德沃耶库洛夫的结局是被叛徒雅科夫出卖，在红房子内死于酒醉的克诺尔的刀下。“鬼玩偶”之死昭示着魔鬼的失败。小说最后一章《头骨》中展示的是尤里与玛什卡的私生子被埋葬的场景，尤里甚至都不曾知道，这个小生命曾经来过人世间。对于玛什卡来说，尤里从她的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就像他不曾出现过一样，消失得如此彻底。但她并不知道尤里的“消失”不仅仅是其主观上的刻意消失，而是真正意义上肉体的消亡，如同她的孩子一样，是从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孩子的“消失”隐喻着尤里与这个世界的联结也彻底地断了。作家试图让自己的人物能在多个层面为人所理解：一方面，他是一个现实的人，另一方面他也是黑暗力量毫无生气的“玩偶”。

4 “三一会”——“第三约”思想路径的映射

小说中“三一会”是指三个人的联盟，即萨瓦托夫教授、其侄子奥列斯特、工人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三人。三人联盟的建立基于“三人住在一起，思想也都一样”。也就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三个思想者，“三一会”之名由此而来。但对于吉皮乌斯来说，重要的不是形式上的统一，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三”。在基督教的文化中，“三”具有很深的思想内涵。小说名称中除了“鬼玩偶”之外，还有副标题“33章传记”。显然，“33”这一数字的使用并非偶然，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在《圣经》中，“33”这一数字代表着耶稣基督在世的33年。而“三”这一数字本身在《圣经》中出现过多次，同时也与很多奥秘有关。首先，其代表的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一伟大奥秘。同时，与“三”相关的：耶稣基督是在死后第三天复活；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主耶稣三次受试探；主耶稣三次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主三次问西门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三次；“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圣经·新约·约翰一书》第5章8节）此外，使徒的祝福也是“三一”式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第13章14节）事实上，这一祝福的本质同样指向三位一体的上帝。

“三位一体”是一种宗教观，而“三一会”是“三位一体”思想在形式上的表达，也就

是该思想的世俗体现，旨在使人能够活在真理中。吉皮乌斯的创新之处在于她设置了一个三人对话模式。“三一会”这一形式有其生活原型，一般认为是吉皮乌斯、梅列日科夫斯基和费洛索福夫的三人组合。可见生活本身为作家提供了塑造“三一会”这一形象的物质条件。三人对话的宗教哲学意义在基督教传统中与福音书中的教导有关：“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8章20节）三一会，按照作者的设想，应该是主人公尤里思想的对抗者，体现梅列日科夫斯基神秘的第三约思想。梅氏的“第三约”思想主要强调的是除了《旧约》与《新约》之外的“圣灵之约”。数字“三”可以解释为：圣父开始拯救世界，圣子继承圣父的事业，而完成圣父和圣子大业的必将是圣灵。（Д.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2000: 88）

对于吉皮乌斯来说，“三”的思想非常重要。在谈到其世界观的实质时，她坚持其思想的基础是“三位一体”：“这一实质是通过宇宙三角的形式，以及三要素共同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三要素不可分割且不相融合，永远是三个，而且永远都构成一个整体。”（З.Н. Гиппиус 2001b: 527）小说中，“三一会”的创建史是借助于尤里的妹妹丽塔之口来讲述的。成员之一的奥列斯特与哥哥维克多达成一致，要将工厂交由工人们自己管理，但是工人之间却无法达成一致，维克多被工人打死。工人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赞同奥列斯特的新举措，因此追随了奥列斯特。而教授萨瓦托夫认为，将工厂交给工人的时机并不成熟。尽管如此，教授还是加入了“三一会”，三人共同生活，共同思想。当米哈伊尔询问丽塔“三一会”的成员是否都是宗教人士，是否在寻找共同的上帝时，丽塔很惊讶：“为什么要去寻找上帝呢？上帝不是一直都在那儿吗？……对他们而言。当然，也是大家的。”（З.Н. Гиппиус 2002: 116）的确，对于旁观者丽塔来说，“三一会”的宗教性不言而喻。但事实上，他们在一起谈论的并非宗教问题，话语的表达也带有某种“暗语”的性质。

小说中，“三一会”是一种神秘的存在。按照吉皮乌斯的设想，这一理想的三人联盟一定能够创造理想的和谐。但事实上，他们三人只是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创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封闭的世界。他们几乎与外界生活隔绝，不能与其他人同行。尽管他们志同道合，但他们共同的思想也只是停留在“思想”阶段，并没有指导行动。甚至他们自己都承认做得太少：“我们是一群最普通的人。我们的思想也很普通，在一些最主要的问题上，我们的确观点一致，正是这一点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至于我们一起做的……我们做得还太少。很糟糕！做得太少了。”（З.Н. Гиппиус 2002: 106）而奥列斯特对“三一会”的评价更为切中要害：“我们太脱离实际，我们就是一群窝囊废。我们活着，仅此而已。”（З.Н. Гиппиус 2002: 106）“三一会”是建立在“按照上帝的方式”建构世界的思想基础之上，他们认为，唯有如此，人所做的事情才会有好的结果。他们以此为基础探索未来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在启发和指导革命者米哈伊尔的未来行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三一会”成员自己并不知道该如何“按照上帝的方式”去行动，因为三人的“合一”并未助力他们去认识上帝。“三一会”成员之一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说出了隐秘的实质：“你们的计划完全失败了，根本没有用，因此，连最起码的需求都保证不了。不管你是否同意，你都应当明白。”（З.Н. Гиппиус 2002: 154）这意味着，尽管革命者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人民，但他们中间没有上帝，也无实际的行动，注定遭遇解体的命运。

对于吉皮乌斯来说，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三”替换了联盟的真实基础，为作者的思想服务：通过艺术手段来表达“三位一体”的思想。在吉皮乌斯的第二部曲小说《罗曼王子》中“三一会”解体了。前“三一会”成员侨居国外，远离故国俄罗斯。志同道合的思想者们并没有成为战友，共同的思想并没有成就共同的事业。没有付诸行动的思想最终无法实现社会的变革，也无法改变生活。而失去了宗教基础的“三一会”注定遭遇坍塌的命运。“三一会”的命运更像是吉皮乌斯的一场思想实验，映射了梅氏“第三约”思想的探索路径。

5 革命者米哈伊尔的“寻神”道路转向

米哈伊尔是小说《鬼玩偶》中的一位革命者形象，本来与尤里等人一起参加了革命活动，后因某种原因与革命团体成员离散。吉皮乌斯在有关革命活动的描述上语焉不详，使得革命这一话题在小说中同样充满了神秘色彩。吉皮乌斯在创作该部小说之前，在俄国发生了1905年革命，史称“血腥星期日”。小说中隐晦表达的革命即是以此事件为背景。小说以尤里和娜塔莎在巴黎街头的偶遇作为叙事的开篇。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尽管作者并没有明确说明，但仍可以判定尤里与娜塔莎都是革命团体的成员。由于革命失败，团体解散，大家小心翼翼，避免见面。只有米哈伊尔仍在思索未来革命的道路。在他看来，尤里放弃革命的理由“只是厌倦了”，而娜塔莎的离开是因为“她无力做了”。

米哈伊尔是一位诚实且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尽管他对过去所追求的革命理想失望了，但他并没有放弃革命的心志，他仍然非常在意那些信任他的人，不想让这些人听天由命：“我现在还不能离开，就是现在，就是我！我不能。不管我出什么事，我都无所谓，无所谓。我应该藏起来，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而且这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还没有改变，还没有成熟起来，但并没有背叛的人！”（З.Н. Гиппиус 2002：108）可见，米哈伊尔对革命事业始终保持着绝对忠诚的态度。但在尤里看来，米哈伊尔是一个不幸的人，是一个可怜的“囚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逼迫自己思考“别人的自由”。因此，他建议米哈伊尔要清醒清醒，不要再胡闹。但米哈伊尔没有听从尤里的建议，在革命失败后仍然坚持寻找新的真理、新的道路。他更加坚定地相信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正义性，相信那些牺牲者们的正确性。他认为自己面对的是神圣的责任，认为不能无视旧时代的事业，而要在老一辈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和改造”。他接近“三一会”，试图从他们的思想中找到可以指导自己行动的路径。通过与“三一会”的交流，米哈伊尔意识到，应该认识自己的时代，自己需要等待机会，因为他意识到人民还没准备好变革。“三一会”成员之一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在米哈伊尔的影响下，开始打破“三一会”原有的封闭世界，开始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在他们的交谈中，米哈伊尔称自己及其战友们为“车站的该隐”。该隐是出自于《圣经》的人物，是亚当与夏娃的长子，也是地上第一个杀人凶手，而且是杀害弟弟的凶手。他藐视上帝的训诫：“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圣经·旧约·创世记》第4章7节）于是该隐杀害弟弟之后成为一名被逐的浪子。“车站的该隐”这一隐喻说明，他们目前所选的路仍是迷惘之路，因为该隐的道路是没有前途的道路。小说中尤里的担忧恰恰证实了这一点：“我们该想想，怎么才能安然无恙地从有一个车站到有另一个车站。”（З.Н. Гиппиус 2002：155）

米哈伊尔赞同“三一会”的社会政治思想，尽管他也批评他们无所作为，脱离生活实际。他最终明白，志同道合之士间的联合这一思想本身是好的，但真正的联合并未发生，“三一会”并无真正的内在精神核心，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上帝。“小说所塑造的‘三一会’中三位一体的思想只是在形式上符合数字‘三’。如果使用三角形这一隐喻，我们可以说，这不同于三人对话，因为三个角都处于同一水平面。并没有实现与上帝的合一，也没有对上帝的认知。这一三人联盟的建立与其说是归因于共同思想，不如说是外部生活环境。因为赞同这些思想的人还有许多其他人，比如米哈伊尔、丽塔。因此，并没有能够形成真正三人对话的内在的精神合一。”（О.Е. Вонюшкина 2007：73—74）米哈伊尔在革命失败后继续寻找新的道路，并在宗教中找到了出路。

对于吉皮乌斯来说，重要的是发现通过与宗教无关的社会革命来改变人民的生活注定会遭遇失败。“然而与十九世纪作家不同，吉皮乌斯接受了革命，但她认为俄罗斯成功发展的可能性在于社会政治革命与宗教革命的联合。在小说《鬼玩偶》中作者新思想的代言人是‘三一会’思想的辩护者们，他们在米哈伊尔精神探索过程中给予了明显的帮助。这一思想的基础，首先是精神上的联合，追求人类的完善与自由。”（К.В. Алексеев 2004：137）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关于幸福、信仰、自由、真理等永恒问题的思索从未间断，1905—1907年间发

生在俄国的一系列革命活动的失败，使得知识分子阶层再次审视俄罗斯的未来，如何通过非流血手段来扭转俄罗斯的现状，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通过宗教改革来改变国家现状对于许多人来说成了可以代替革命活动的现实选择。吉皮乌斯关于未来人类社会变革的想法最终形成了“宗教革命”思想，这一思想的目标是“在公共教会中创建统一的人类社会，作为世上即将到来的上帝之国的基础。”（Т. Пахмусс 1998: 70）尼·科罗廖娃(Н. Королёва)在谈到作者的主要思想时提到：“没有对上帝的信仰，革命事业就不是神圣的事业。”（Н.В. Королёва 1996: 14）吉皮乌斯在侨居期间证实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即便远离故国，也要有所行动，必须要有信仰。她对俄罗斯的命运是有信心的，她相信俄罗斯的精神复兴，并尽其所能思考宗教改革的问题。

6 结束语

作家叶·龙德堡指出，吉皮乌斯将世界分割成并不相等的两半儿，“在其一半中，我在寻找柔情、爱、生命、意义。而在另外一半中，是灰烬、死亡、痛苦、奴役，抓得着的东西。其中一半是她的希望和信仰。另一半则是堕落和忏悔。”（Е. Лундеберг 2008: 518）而吉皮乌斯本人也承认：“可以说，在我这里完全没有绝对不信的地带。童年‘祖母那盏绿色的长明灯’当然很快便遮盖了生活。但生活却不断让我触碰死亡的秘密、个人的秘密和美的秘密，我无法将灵魂挪移至没有任何‘长明灯’燃起的地方。”（З.Н. Гиппиус 2001b: 526）吉皮乌斯让自己所塑造的主人公处于“无神”与“有神”之间，而她本人则始终走在不断寻求真理的道路上。

参考文献

- [1]Алексеев К.В. Дилогия З.Н. Гиппиус (романы «Чертова кукла» и «Роман-царевич»)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азвития русск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омана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 Дис....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D]. Москва. 2004.
- [2]Бердяев Н.А. Преодоление декаденства[А]. Бердяев Н.А. О русских классиках [С]. Москва, 1993.
- [3]Брюсов В. З. Н. Гиппиус [А]. З. Н. Гиппиус: pro et contra / Сост., вступ. статья, коммент. А.Н. Николокина. СПб.: РХГА, 2008.
- [4]Вонюшкина О.Е. «Чертова кукла» и «Роман-царевич» З. Гиппиус. Диалог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формы его выражения / Дис. ...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D]. Великий Новгород. 2007.
- [5]Гиппиус З.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1. Новые люди: Романы. Рассказы[М].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2001a.
- [6]Гиппиус З.Н.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заметка // Гиппиус З.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 / Сост. Т. Ф. Прокопов.Т.1. Москва, 2001b.
- [7]Гиппиус З.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5. Чертова кукла: Романы.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М].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2002.
- [8]Гиппиус З.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15. Белая дьяволица: З.Н. Гиппиус в критик.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Сост., подг. Текста, коммент., ук. имен А. Н. Николокин и Т. Ф. Прокопова/Институт науч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наукам РАН[М].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Дмитрий Сечин», 2012.
- [9]Королёва Н.В. Опыт свободы Зинаиды Гиппиус // Опыт свободы / Зинаида Гиппиус; [Подгот. текста, сост., предисл., с. 5-22, и примеч. Н. В. Королевой; Худож. Д. Шоткин] [М]. Москва: Панорама, 1996.
- [10]Лундеберг Е. Религия и лирика несвободной души (З.Н. Гиппиус) [А]. З.Н. Гиппиус: pro et contra / Сост., вступ. статья, коммент. А.Н. Николокина[С]. СПб.: РХГА, 2008.
- [11]Львов-Рогачевский В. Поворотное время[А]. З. Н. Гиппиус: pro et contra/Сост., вступ. статья, коммент. А.Н. Николокина[С]. СПб.: РХГА, 2008.

- [12]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 Грядущий Хам /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 С. В тихом омуте[М]. Москва: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1991.
- [13]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 С. Лица святых от Иисуса к нам[М], Москва: АСТ, 2000.
- [14]Минц З.Г. А. Блок в полемике 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м / Наследие А. Блока и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Блок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IV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Тарту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ып. 535) [М]. Тарту, 1980.
- [15]Осьмакова Н.И. Гиппиус З.Н. /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1800-1917.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1. [Z].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2.
- [16]Пахмусс Т. Страницы из прошлого. Переписка З. И. Гиппиус, Д. В. Filosofova и близких к ним в «Главном» // Памятники культуры. Новые открытия: Ежегодник и АН СССР[Z], 1997. Москва, 1998.
- [17]Редько А.Е. О чертовой кукле – мертвой красоте[А]. З. Н. Гиппиус: pro et contra / Сост., вступ. статья, коммент. А.Н. Николокина[С]. СПб.: РХГА, 2008.
- [18]Чернов 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печатления[А]. З. Н. Гиппиус: pro et contra / Сост., вступ. статья, коммент. А.Н. Николокина[С]. СПб.: РХГА, 2008.
- [19]Чудовский В. «Чертова кукла» Зинаиды Гиппиус[А]. З. Н. Гиппиус: pro et contra / Сост., вступ. статья, коммент. А.Н. Николокина[С]. СПб.: РХГА, 2008.
- [20]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 1890年代—1920年代初 (谷羽, 王亚民译) [M].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6.

Between “Atheism” and “Theism”: An Exploration of Religious Philosophy in the Creation of “*Ghost Doll*”

Huang Xiao-m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image system constructed by Gippius in the novel “*Ghost Doll*”, the mind map of her religious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can be sketched. The image of the “*Ghost Doll*”, on which are gath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iritual death, is the spokesperson for atheists. The “tri-fraternity”, a three-person alliance, is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e idea “Trinity” in the form.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vision, “tri-fraternity” should be the opponent of the Yuri's thought, reflecting Melezhkovsky's mysterious “The Third Testament”. And this thought did give obvious help on the path of the spiritual explor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Michael.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 Michael found a way out in religion. Gippius believed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Russia lies in the Union of socio-political and religious revolutions.

Keywords: Gippius; *Ghost Doll*; religious philosophy; revolution; “tri-fraternity”

作者简介: 黄晓敏 (1974—), 黑龙江富锦人,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1-09-27

[责任编辑: 刘 锐]